

# 六盘山

## 编者寄语

什么是文化?这是个颇费思量

的问题。文化是个大命题,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制约着人类。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也可以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文化有什么作用?

通俗地理解,文化就是用规范的方式、文明的方式维系人与人之间、利益体之间的关系,文化在社会中发挥着类似“稳定器”“黏合剂”的作用。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是指人与人、集团与集团间的一种关系,既不简单地归类于知识,也不等于各行各业对自己的修饰,不是哪个组织或个人标榜自己有文化,就有了文化。

文化是一种隐含在肌理中的因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轻易获得的,也不是什么领域都可以安个文化的头衔,以此显示有文化,如果没有坚实的底层逻辑作支撑,强加某某文化,也只是徒有虚名。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强调和谐关系的文化是与冲突斗争的“武化”相对立的。

武化,产生于文化之前,是一种原始的本能关系。

武化的逻辑是:我的手劲大,就可以把你的资源抢过来,不管吃相,不讲道理。

而在中国文化里,不讲道理是没有颜面与尊严可言的,文化与教化系统结合得最紧密、最显著的形式是儒家思想。

儒家认为,礼是文化关系的规范,人人都要遵守礼仪。音乐是实践礼、抑制本性的的重要手段。

中国文化有个十分重要的要素——世俗精神。从个人角度可以理解为,个人如何与文化相处,如何更好地生活?

也就是说,文化具体到个人生活,最需要坚持的,是由自己选择、由自己负责的内在精神。

文化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安身立命的一大保障,我们时时面对着如何在文化中自处、生活的问题,也就是说必须维护自己的世俗生活空间。

有生命力的文化会一直发展,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对个人而言,要尊重文化秩序的内在规律,同时,建立更加开阔的视角和知识结构,万涓归海般,促进文化的浪潮奔涌不息。

## 且听风吟

### 沁园春·宁夏

□ 赵云超

塞上江南,绚丽多姿,人杰地灵。看六盘环绕,梯田层积,贺兰起舞,骏马奔腾。枸杞火红,裘皮如雪,石砚葡萄甘草。平原里,凭黄河偏爱,万顷屯耕。

风光美食纷呈。引中外游人俱慕。有长城古迹,牧民岩画,沙湖胜景,水洞藏兵。轻毡精煤,牛羊鲜果,物产资源久闻名。商家客,但经常来往,携手先行。

### 贺兰山下星海湖

□ 赵学义

清风习习柳绵绵, 晓日新晴夏正妍。碧水涵空明若镜, 浮云倒影渺如烟。高低莺语翩翩燕, 远近渔歌隐隐船。最是堪忘归处处, 一花一草也情牵。

## N 岁月

# 思念的灯

□ 焦自强

坐着车,手脚习惯性地踩着音乐节拍轻轻摇摆。听到动情之处,像罗丹的《思想者》一般,思大事小情,念亲朋故友,叹世间繁华尽在一瞬间。

上中学时,班主任老师读过一篇姑姑写的习作,大体是说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没人照顾,最后病逝在自家屋里。儿女们闻讯回来处理老人后事,却没有一个主动承担责任,而是满腹抱怨。这个故事听着让人心寒,也使人想到已故的亲人。

父亲走的那年,我十五岁。小叔得知噩耗后,扑在父亲的灵床前捶胸顿足、哭天喊地,真是撕心裂肺。父亲在世时,总是想着别人,忽略我们,就连我马上要中考他都忘记了。父亲的追悼

会上,亲朋好友无不诉说父亲的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而我,始终记不起父亲对我有多大的好,木然地呆立在那里,没有掉一滴泪。

我记得,父亲严厉地批评我不应该在复习的时候还看电视;记得父亲不顾我的意愿给我买回一条卡其色裤子;记得父亲在吃饭时指责姐姐做饭影响我的学习;在父亲走后的第二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师范院校,成了和父亲一样的教书匠,可谓子承父业。

或许是儿时受了父亲教书的影响,上班后的我,和同事、家长、学生打成一片,认真教学。夜深人静,不由地想念父亲:三岁时,父亲喜欢把我

带到学校里,让我在黑板上涂涂画画;五年级,我参加全镇作文比赛获得一等奖,父亲去亲戚家赴宴时经常带着我,满脸的笑意仿佛要溢出来;和亲朋好友聚餐时,总会把我夸赞一番,尤其是每年春节和大伯、小叔团聚时,父亲的言语里、眉宇间总洋溢着自豪和骄傲。奶奶说,我像极了父亲,几乎把父亲的身形复制了,一颦一笑,丝毫不差。

家里没有父亲的支撑,生活和工作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道。现在想想姑姑的那篇习作,我对父亲的思念便又多了一些,重了一些。

现实与梦幻就在无限的交融中慢慢铺开,思



童趣 (图片来自网络)

## N 雅趣

# 穿越时空的恋人

□ 天边

我从亘古的戈壁睁开双眼,这又是一个季节的轮回。那一日,风吹过,我渐渐容颜迟暮;那一日,云飘过,我苦苦跋涉恍若心入尘埃;那一日,雁飞过,我相思如海,难道这一世的等待,只为她的到来……

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是2002年仲夏,我从石嘴山市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阿拉善左旗,看望我日思夜想的阿爸阿妈。吃过饭后,文青的电话就来了,他邀几个同学坐坐,我回绝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像是变了个人,不喜欢推杯换盏的吵闹。每次回家尽量留更多的时间陪父母,很少联系儿时的伙伴,他们埋怨我不近人情,也许爱石头的人注定喜欢孤独吧。他又约我去捡石头,我欣然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跑了很长的路才到,天公作美,不很晒,但是时间很有限,我们收获不是很多,只捡了两块个头不大的“老皮子”,无奈,我们准备返回了。就在距离越野车不到50米处,我一低头突然发现了“他”——“他”孤零零躺在那里,我小心翼翼地捡起,用水冲了冲“他”身上的尘土,才看清“他”的真相,小眼睛长方脸,头顶官帽,双手微拱。这是块戈壁玉,上半身覆盖着一层沙漠漆状以衣服,像是一位满腹经纶、衣锦还乡的状元郎,又像

是一位踌躇满志、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人,更像是一个满心欢喜、喜气洋洋的新郎官,可“他”的新娘在哪呢?

从那以后,我便害上了相思病似的,总是惦记着那位“新娘”。为了寻找“她”,我转遍了石嘴山、左旗、银川、乌海奇石市场,最终都失落而归。

时光飞逝,一晃就是12个年头。那年5月,我去参加第十届深圳文博会,最后一日,我们前往龙园拜访陈西先生,同行的人品茗叙旧赏石,我便一个人闲逛,在一张绿色行军床前,我停下了脚步,上面摆着许多阿拉善奇石,有玛瑙、沙漠漆、风凌,没有分类、杂乱无序。一眼扫去,一块很普通的石头映入眼帘,拿起它的那一刻我屏住呼吸,等“她”转过身来,看见那张脸时,我感觉心脏已经蹦到嗓子眼。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个相思的人儿竟然就在眼前。

我掩饰着激动万分的心情,若无其事地问老板“石头怎么卖?”我的声音都在颤抖,“30元一块。”我迫不及待地胡乱又拿了2块,堆一起,甩给老板100元,老板说:“再挑一块不找钱了。”我甚至拒绝了老板要给我包起来的一番好意,匆匆说了句谢谢就“逃离”了。忘了一路怎么回到家的,只记得那天深

圳宝安国际机场暴雨,飞机延误了5个小时,那是怎样的一种煎熬。回到家已是深夜了,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捧出了尘封已久的“他”,和“她”放在一起。

天哪,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无论大小、石质、肤色、神态、动作都是那么般配。只见“她”眉头微蹙,略含羞涩,仿佛在埋怨心上人怎么才来找她,他们披霞戴冠,面若桃花,相敬如宾,简直就是正在对拜的一对新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呢?人世間有多少爱,千山万水,独独为你而来,又有多少情,千辛万苦,偏偏为你驻足。

我满怀欣喜,又琢磨着为他们做“嫁衣”了。做了底座,铺上红毯,买来微缩官帽椅和供桌等,搭置了拜堂,贴上了喜联,女儿又帮我做了灯笼路引,张灯结彩,一切准备就绪。当看到他们终于相对站在一起时,我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这一刻,执子之手,共你一世风雨;这一刻,吻子之眸,许你一世温柔。

我把他们摆在女儿的书房,告诉她会在她出嫁时作为嫁妆送她。我常常看着他们出神,这世间真的奇妙,茫茫人海,人山人海,缘分其实早已注定了。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 N 灵犀

荷花亭亭迎风,吐露细细花语,出淤泥而不染,幽香四溢,令人赏心悦目。名家大师,赞莲爱荷的不少,或描绘它清丽可人的容颜,或咏颂它高洁傲岸的情操,令人向往。

朱自清笔下的荷花俨然仙子一般,亭亭玉立水中央,给人一种美的遐想。他创作的《荷塘月色》脍炙人口,充满诗情画意,是我国文学作品的经典。“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每逢夏日,江南的景致最美的就是荷塘,这个时候荷塘清澈如明镜,风一吹,满池的碧水、绿叶、荷花随波摆动,清幽的香味扑入鼻中,荷花婀娜的身影,像极美丽女子静雅的姿态。暮色降临,月色朦胧,尽情欣赏荷花迷人的风姿,闻着荷花清淡幽雅的清香,真可谓“月光凉水翠如玉,色醉如玉荷飘香”啊。

季羡林先生对荷花情有独钟,他笔下的荷花生机勃勃、超然脱俗,是张扬生命的强者,是彻悟生命的智者。他86岁写的《清塘荷韵》意味隽永、宁静悠远,和《荷塘月色》堪称“荷之双璧”。看那荷叶和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淤泥中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繁茂的荷叶、娇艳的荷花因其神奇顽强的生命力而尽显风韵,成了作者眼中的一道风景。花叶繁茂之时,作者悠然抒写在荷塘边生活的情趣,“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看: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动静结合,细致入微,一幅宁静、安详、清新的画面跃然眼前,细加品味,如同品尝陈年佳酿,芳香四溢,韵味悠长,让人回味无穷。

汪曾祺的散文如诗如画,他温馨、唯美、崇尚自然的文字,被称为是当代汉语文学表现力的一座高峰。他笔下的荷花是童年的记忆,从出生到长大,故乡高邮的荷花一直伴随着他的青春年华。汪曾祺在《荷花》里写道:“我家每年要种两缸荷花,种荷花的藕不是吃的藕,要瘦得多,节间也长,颜色黄褐,叫作‘藕秧子’。在缸底铺一层马粪,厚约半尺,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倒进多半缸河泥,晒几天,到河泥开裂,有缝,倒两担水,将平缸沿。过个把星期,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过几天荷叶长大了,冒出花骨朵了。荷花开了,露出嫩黄的小莲蓬,很多很多花蕊。清香清香的。荷花好像说:‘我开了。’短短300多字的篇幅,却描写了荷花的‘一生’。荷花因绽放出美丽清香的花朵而欣悦、自豪,饶富情趣,它带给我的不只是高洁纯净的美感,还有沁人心脾的芬芳,读后舒心、惬意。”

# 名家笔下荷花香

□ 李肖容

# 诗歌与风马牛

□ 李耀斌

诗歌养育着有着“去掉废气,到达通透”。张二棍还说,诗歌不可能在今天用以立世扬名,但纯粹的诗歌一定能让人“完成自己”,让千万年之后的某个人认识“我”,因而诗人必须做到的是打通“物与我”的关系,诗人应该“戴上”“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写作,从观察到洞察,“深入内部,去和所写的东西交心”,从眼见的“事实”出发,抵达“真实”。

老诗人周所同老师在一篇随笔《漫谈诗歌的秘密》里说,诗人一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努力地寻找自己,“寻找自己是伴随自己一生的事”。周老关于诗歌的“秘密”让伴随我多年的困惑得到一定的释解,我的第一本诗集《河是水的衣裳》出版的时候,我在后记《内心的乡间小路》里写下这样两行诗:“在一张白纸上开荒,生儿育女,满纸的子孙,都长出了我的胡须。”后来还写过一篇随笔——《沿一行诗找回自己》,也是试图通过诗歌的宇宙。

再回过头来看“诗歌,是风马牛和我”。

“诗歌,是风马牛和我”这几个字实际上是形象化地类比了诗歌或者诗人与世界的关系,即“我”和“世界”的关系,张二棍的讲座《诗歌,是风马牛和我》正告诉我们,“我”和“我之外”构成了世界,“我”和“我之外”并不是典故里的“风马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感应”。作为诗人,只有通透了“我”和“我之外”的这种“存在”和“感应”的关系,诗人才有可能用诗歌作为“语言”替“我”说话,也替“我之外”说话。再说得局限或者“世俗”一点,即替“人民”说话。“人民”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我之外”里很具体的一部分,也是一个个鲜活的“我”。

张二棍说:“诗歌最后解决的是个人的困惑。”诗人通过诗歌的方式“抵达悲悯和呵护”,用

诗歌创作寻找“我是谁”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答案。周老的一篇短文虽然没有能让我在短短两三个小时的阅读之中抵达通透,但却让我找到了共鸣,找到了自适,多年背负的困惑突然有了一种“放下”和“释然”的感觉,也让我明白诗人“寻找自己”的过程,就像周老说的那样,用诗歌,在最低处“修梯田”,一层一层,与“自己”不断“相遇”,也不断“超越”,用诗歌去完成“自己”的“剃度”。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一定要通过个人的诗歌创作去思考、去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诗歌就是“风马牛和我”,诗歌或者文学,一定是“及物”的,当然,“风马牛”在诗人的眼里一定是“相及”的,也一定和“我”“相及”。

作者简介:李耀斌,西吉县平峰中学教师。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bps@126.com